



74
6640
59



74  
6690  
57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六

昏禮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

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注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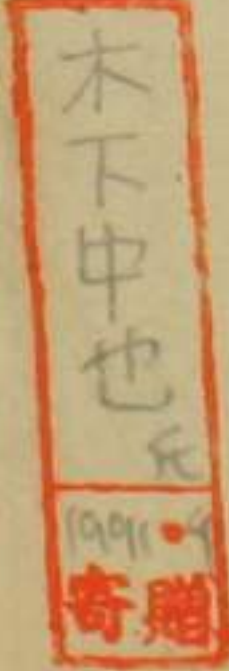
容駁姓鄭不勝之者

高氏愈曰判當作判判者胸背之骨兩形而聯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儀禮所稱夫妻判合即此也判妻謂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言肩得妾以其子者欲令別於父母自養者故書之

蕙田案判妻入子高氏說較注疏為直截即

下文男女之無夫家者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昏禮



91-0736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司察也無夫家者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男女之鰥寡者也

士氏應電曰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歟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眾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而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政而開為此法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於皆禮用雁從一而終實萬世綱常愛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為世勸實並行而不悖也

蕙田案程子之言禮義自守之正也注疏之

意惠鮮鰥寡之仁也王者參贊化育守經達

權與匹夫硜硜之節自有不同王氏發明之

是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注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

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東東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

禮記昏義孔疏納徵納聘財也春秋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

王氏應電曰雜記納幣一東東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即四丈也凡布帛四丈為一匹一匹兩端故又謂之兩然則每端二丈每兩四丈十端五兩為一東其二十丈也古者納幣不過於此故男女不至失時也後世昏娶論財男家以此責其婦女氏以此驕其夫南方遂以溺女成風禮之失也久矣反之其在士君子歟

禮記雜記納幣一東東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

陳氏純曰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東五兩

周禮地官遂人以樂昏擾眡注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 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配以昏

如即順民意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

劉氏彝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

史氏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  
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也

王氏應電曰骨肉歸於土以掩藏為善故附之離合聖人所不拘而死則同穴特匹夫匹婦之私情耳民有遷徙而屑屑於遷其舊葬以附其夫或婦者既使死者體魄不安亦使生者不盡人道而耽溺鬼神禁之者哉民以義也此遷葬事由於夫婦之合故附載於此  
華氏泉曰嫁殤或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亦為嫁殤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附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蕙田案遷葬嫁殤後世不惟習以為俗且以合葬為禮而分葬為非者有之矣女未嫁殉夫不以為非禮而旌其貞烈者有之矣此皆溺於欲而不循於理聖人申以明禁豈非風俗民心之大閑哉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

士 遷陰訟爭中葬之事以解法者亡國之社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

王氏應電曰陰訟以淫僻而致訟中葬之事故曰陰亡國之社覆以屋而行刑辟者聽之必於此者以其事醜故於屋中不欲宣布於眾且自古犯淫亂者無有不至於敗亡故於此以示戒

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氏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哉

蕙田案昏禮之見於經者惟儀禮士昏禮由士而上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下則為庶人而其禮不載蓋闕如矣家語孔子對哀公云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是天子諸侯有昏禮也又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是大夫有昏禮也惟庶人之昏辭無所見今考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又云以陰禮教親遂人以樂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於地官何也宗伯之昏禮以節文為主雖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重若大司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家室完聚內無怨外無曠故媒氏所掌曰會男女而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司無夫家者而會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昏何擇乎冰泮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也且不用令者有罰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於士大夫者乎此蓋庶人之昏也何也禮不

下庶人也

右庶人昏

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纁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

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

昏禮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登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酌而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婿而食合登而醕成婦之義 疏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醕子明迎婦之節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拜迎於門外以敬禮待之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性登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登婿之與婦各執一瓢以酌故云合登而醕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婿之親婦婦亦親婿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陳氏禮書棗栗服脩贊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服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服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拜于庶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注饋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注言既獻之而後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或異日 疏此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醢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陳氏禮書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體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於戶牖開其酌以解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戶牖開猶冠者之醴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於阼也庶婦則使人醴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方氏慈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注室人謂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

故聖王重之注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 疏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非男子也女於謂婿之姊也女叔謂婿之妹也諸婦謂婦妯之屬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吉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

見己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己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

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注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事猶立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

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注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

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雁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

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

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獸類也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

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注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

始也注先者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注從謂順其教命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夫

陳氏澠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

以不致敬乎注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陳氏澠曰服元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元冕齊戒乎

其牢注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太古之禮器也三王作

牢用陶匏

注言太古無其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

食婦餽餘私之也

注私之猶言思也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授之室也

注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注序猶代也

樂陽氣也

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注序猶代也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其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疏

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

汪氏克寬曰案禮舅姑存成昏明日婦見舅姑其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擇日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於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曰生既不獲供養於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饋之禮明敬事之當完故曰成婦之義也攷之昏義婦見舅姑奠醴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故曰成婦之禮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耳然則廟見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為人子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番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

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夫婦之道而後告廟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曲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注日月娶婦之期也媿氏書之以告於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盥

呂氏曰賀者以物遣人而有所慶也者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盥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坊記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

違也

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

以此坊民婦猶

有不至者

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其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也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

曰備埽灑

注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昏禮

七



呂氏大臨曰不敢以僣白期願  
 備交賤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馬氏晞孟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  
 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掃洒者以賓客為重  
 陸氏佃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姬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  
 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掃洒下於夫人有夫人之道而已  
 陳氏祥道曰傳曰凡公主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  
 送女于楚而蓬啟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土  
 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于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  
 人而已此所  
 以略而不言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  
 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  
 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  
 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作而為化  
 育之始注陰冬也萬物窮於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  
 數也注時謂昏姻之時窮天數即下文季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焉注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冰泮而農桑起昏禮始殺於此注泮  
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

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昏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上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  
 散之盛時也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注乾知大始 知可為知  
 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  
 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注聽宜 女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注坤作成物 是故無專制  
 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  
 再醮之端注禮女子當嫁父母離而命之 教令不出於閨門注禮女  
 也注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 無闕外之儀也注闕門限也婦  
 事在其酒食而已注易曰無攸 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  
闕外之事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 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  
 人得無非足矣有善者則非其所宜者也 燭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  
 子者注謂其 亂家子者注謂其 世有刑人子者注謂其棄 有惡  
 疾子者注謂其棄 喪父長子者注謂其無 婦有七出不去  
於天也 於人也 受命也 於人也

七出者不順父母者

注謂其逆德也

無子者

注謂其絕世也

淫僻者

注謂其亂族也

妬者

注謂其亂家也

惡疾者

注謂其不可供養也

多口舌者

注謂其離親也

竊盜者

注謂其反義也

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

注一也何休曰取作受不窮窮也

與其更三年

之喪

順男女之際重昏姻之始也

注二也何休曰以其不忘恩也

先貧賤後富貴

注三也何休曰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

凡此聖人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爾雅釋詁嫁往也

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

迎以雁為贄納徵用元纁故不用雁贄用雁者取其

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

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

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

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

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

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

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于禰廟者

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誠於阼

階母誠於西階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禮

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

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

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歿亦婦入

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

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  
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  
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  
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灑掃天子之太子諸侯  
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  
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春秋曰  
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  
年之閒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  
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  
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  
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  
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  
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娶也

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  
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  
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其  
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  
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  
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  
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  
何尊之也不以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  
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  
城郭之內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  
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  
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  
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總聘適未往而

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嫡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弑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人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

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漱御縱筭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懋為首故婦事夫有五平且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

蕙田案以上昏禮之義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

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蕙田案此條男子守禮

詩國風柏舟序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絕之

箋其伯信侯之世子

列女傳魯寡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

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

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

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  
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  
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  
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  
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  
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  
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  
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  
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  
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  
之終身號曰孝婦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  
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是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  
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  
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  
具一理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嫌疑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  
醮之房中結其衿禱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  
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

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矜禱父母之言謂何  
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矜肇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

後漢書列女傳東海鮑宣妻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蕙田案以上女子守禮

韓非子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  
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  
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  
饑餓宮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  
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  
嫁

漢書匡衡傳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疏曰臣聞  
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  
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  
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元  
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後漢書荀淑傳淑子爽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交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交烏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蓂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改尙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眾



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

蕙田案以上帝王重昏之義

文中子中說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世範男女不可於幼小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昏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與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闊閭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抑我女醜拙很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議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驩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關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為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者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  
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  
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  
分給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 蕙田案以上男女擇昏之義

右昏義

易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

朱子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  
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  
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昏媾耳但己守正故不  
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  
可許矣

姤卦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  
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  
之正家道敗矣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  
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  
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  
子以為猶告也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  
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

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壻免喪女

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壻免喪

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于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

其已葬時亦致命壻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陽唱陰

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

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

壻室皇氏以為就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小

功程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不反歸其改服

即位與男家親同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

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指

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疏復是反覆之義

成禮除喪之後豈不注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

酬償更為昏禮乎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注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

者不復可知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

疏不遷於廟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

大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未有三三年之恩以壻服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

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注此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

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必借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

大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

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途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祗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

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  
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途  
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於古而  
通於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  
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卽宜一揆其衾幃未接  
歸葬其黨 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  
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  
與郗賤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  
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  
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  
此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  
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  
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

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耳 宋庾蔚之謂俗既  
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  
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己拜之婦則與  
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己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中書  
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己及好歲拜時  
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  
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於  
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  
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途之婦猶服夫  
氏況己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云荀今從  
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  
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今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脩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爲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閔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

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案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準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準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卽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茶存則盟饋而婦道

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  
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  
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  
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  
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昏姻王化  
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  
於東晉咸有此事案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  
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  
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卺復乖隳政教之  
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  
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爲不非之耶或時俗久行因  
循且便或彼眾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  
遂息後之君子無媿前賢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  
奏云前以冒喪昏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  
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濟有弟喪嫁女拜時  
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  
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恆納婦恆無  
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取婦拜時蒙有  
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  
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  
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昏主  
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  
衰嫁女之文尚違憲典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  
官以正清議向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  
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昏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

也俊琛稜竝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恆雖無服  
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  
湛身既平吉子雖齊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別  
處所犯者輕濬暨為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  
祭酒裴頡議以為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  
行嘉禮非所以為訓雖父兄為主事由己興此悉人  
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俊等簡  
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  
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  
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無王孫恥  
奔之義失為父之道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  
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  
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

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  
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  
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  
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昏之禮不  
輕於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  
禮謂之無方之人沉虧滄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  
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元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  
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議不責遷任  
徐州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  
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  
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議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  
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  
喪而降之非言齊衰之中可嫁女學者多失此旨非



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  
詔其子與瑯琊王昏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  
稽王賤為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既有所準情理可通  
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  
事豈情所安通於君命之所制奪於人臣之所屈乃  
至於此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  
又今自非拜時未為備禮麤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  
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  
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賤曰王濛女有  
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尙未絕哭豈可成昏凡在君子  
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為聖人故事甯可  
執訓當今宜流示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  
所懷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郎問蔡謨曰甲  
有庶兄乙為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  
鄭元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應為乙服小功本是  
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案禮大功之末  
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  
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  
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  
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  
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  
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  
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  
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為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  
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

之也鄭君以為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  
 案長殤大功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  
 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  
 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  
 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  
 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  
 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  
 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  
 自行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  
 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又東晉臺符廬陵公  
 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昏與不太常王彪  
 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  
 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

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  
 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  
 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  
 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  
 在服末欲為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  
 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己雖小功既  
 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  
 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  
 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此於子己為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  
 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

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禮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縗經之中推此而言雖總麻之喪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忍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於仲春會男女便

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己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昏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取妻則己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己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準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昏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

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昏主  
 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  
 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取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  
 則男不得昏向家是嫁女今是己子昏男女詎無異  
 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  
 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  
 男女一也又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  
 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  
 祖為昏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昏鄭尙書曰祖為  
 昏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己雖小  
 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  
 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禮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

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  
 耶

降服及大功未可嫁姊妹及女議晉南陽中正張輔  
 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  
 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  
 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  
 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  
 品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梁某言俊  
 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又宋江氏問裴  
 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  
 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  
 從妹同服大功大功不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

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尙可嫁子  
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  
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  
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  
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謂此  
言爲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爲不盡吾以爲聘納  
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爲斷禮無降  
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下殤小  
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  
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  
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竝不可耳  
案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  
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

是周服何容復於降殺之內以行昏姻之禮耶禮云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  
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  
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  
降爲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卽以嫁子  
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  
出降之甚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  
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  
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耶固於禮自  
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  
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  
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幣旣有一等之差本  
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爲大功不可

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李嵩爲息遂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張氏所服旣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昏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案如此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者此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爲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旣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

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爲難耳旣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己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己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旣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耶又宋庾蔚之曰昔爲禮記略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輕小功輕而娶

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琰問車引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蕙田案禮記曾子問皆所以處昏禮之變也惟聖人可以權處變觀夫子之言可為義精仁熟而為萬世法矣雜記一條可補其略通

典所載晉人辨議深足發明

采子文集答李繼善問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尙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昏卻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案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之命耶曰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公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

之又問孝述又案禮婦盟饋舅姑若舅已歿不知可  
以叔父受盟饋禮否曰叔父無盟饋之文蓋與姑受  
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  
正百事俱礙耳

蕙田案此父沒兄期喪已畢牽於母服未除  
而不便娶以叔父受母命主昏但不行盟饋  
亦禮之變也

又答應仁仲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  
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  
開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  
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為橋道者  
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  
姻好之為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

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二籌度皆未有計  
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蕙田案此既受幣而女死者遣歸不受無所  
處之亦禮之變或以女年十二者結姻而待  
年成昏可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  
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  
官受之

禮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  
下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 疏有司官陳器皿  
者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  
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  
悉如法也此諸侯禮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



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  
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  
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注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  
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 疏此卿大夫以下之禮也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  
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  
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  
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  
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  
其得免於非乎

右昏禮之變

易歸妹歸妹征凶无攸利

注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  
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  
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姊而嫁謂之歸妹故

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姊嫁故謂之歸妹  
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娣從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  
姓者女弟是兄弟之  
行亦舉尊以包之也

象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注少女而與長男交  
歸而係姊是以說也

疏既係姊為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  
更有動望之憂故係姊而行合禮說以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注姊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  
莫若娣少女以娣從跛能履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注少女謂之妹從  
姊而行謂之歸初  
九以兌適震非夫婦  
匹敵是從姊之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注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  
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疏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  
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詩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  
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沔之子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江有汜美媵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

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晉義媵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正夫人也

疏媵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媵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媵媵先言姪若無姪媵猶先媵是士有姪媵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媵是大夫有姪媵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媵亦為媵也

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傳諸侯一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媵者必娣從之獨言娣者與其貴者眾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眾妾者以眾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眾妾也明可以兼姪娣也

春秋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

不與嫡俱行故書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

注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也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娣必少於嫡知亦二十而往也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也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

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

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

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

不日數渝惡之也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夫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疏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媵愚不致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隨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

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左氏傳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注必以同姓者參骨罔至親所以息陰訟

公羊傳媵不書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

此何以書注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錄伯姬也

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

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晉人來媵注媵伯姬也

左氏傳晉人來媵禮也注同姓故公

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媵注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

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疏惟天子取十二女保

乾圖文孔子為後王非禮也

穀梁范注異姓來媵非禮楊疏何休以為異姓亦得

媵故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

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是亦以異姓不合

媵也此媵不發傳者上詳其事見同姓之得禮異姓

非禮可知

啖氏助曰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趙氏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為當矣若實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

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議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蕙田案杜注夫人媵娣同姓之國國三人凡

九女國三人者謂夫人本國娣媵二其餘兩

國各三人也夫女之多少難以懸定一娶九

女特因其自有非必定三人也或本國之數

多於三人或不及三人兩國之媵亦如是耳

左公穀皆言異姓來媵非禮啖氏趙氏以為

不然趙氏又謂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

昏禮

非禮恐亦曲說安知非晉衛二國媵不及數而齊人足之耶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媵之疏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

管子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

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娶兩姓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

右娣媵

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廷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疏襄

昏禮

三

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婦皆得繼室經傳之說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昏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婦與廢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婦繼室是夫人之姪婦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

右繼室

詩幽風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 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

周禮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疏

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異類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昏姻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疏相知男

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

坊記天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公羊傳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孟子媒妁之言音義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戰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

管子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淮南子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

又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待媒而結言所以防淫也

世範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

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昏則責恨見欺

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錢大昕

李天德督蘇蘇觀桐城方觀承同訂

嘉慶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二十七

昏禮

漢書惠帝本紀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通典漢惠帝納后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

斤馬十二匹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

禮

六年冬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注應劭曰越王令女

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令使五算罪論之也

宣帝本紀五鳳二年秋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

五禮通考卷三百五十四  
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  
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勿行苛政

平帝本紀元始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女  
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  
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

外戚傳孝平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  
卽位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  
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  
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  
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  
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  
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

人賜皮弁素幘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  
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  
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  
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  
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  
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  
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  
有差

王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  
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  
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  
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

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採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

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

通典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



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蕙田案天子親迎之禮不見於經惟家語有冕而親迎之語諸儒以為即指魯君其言近是叔孫此說或有所本

後漢書桓帝本紀建和元年秋立皇后梁氏

懿獻梁皇后紀后諱女瑩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昏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昏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

通典靈帝冊朱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

位太尉龔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

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甯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

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萃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蓋有內德長秋宮闈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僚所咨命曰宜哉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龔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祚冊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

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好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紱四采黃赤纁紺純黃質長一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後漢書杜喬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立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後漢書獻穆皇后紀后諱節曹操之中女也獻帝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

通典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阜囊著篋中又以阜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阜帔葢於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禮物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

所象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眾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彩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

右漢昏禮

三國魏志齊王本紀正始四年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

通典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

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  
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四匹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九年秋七月詔聘公卿以下子女  
以備六宮採擇未畢權禁斷昏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  
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

禮志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王后聘  
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  
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  
嬪

武帝本紀咸甯二年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禮志成甯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  
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元纁束帛加珪馬

二駟王侯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  
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  
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  
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  
惟璋官爲具致之尙書朱整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  
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  
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  
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  
九十四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  
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本紀咸康二年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  
等四月皇后見於太廟

禮志成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

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  
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  
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  
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  
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  
據杜預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已又周靈  
王求昏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  
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謂邱明詳  
錄其事蓋爲王者昏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  
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華恒傳恒領太常帝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昏  
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事並施用

康帝本紀咸康八年卽皇帝位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  
氏

禮志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  
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  
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  
惟作青龍旄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  
旂旗旄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  
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  
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  
五牛旂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旂則旄頭畢罕  
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  
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  
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昏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昏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娶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貶其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於時竟不賀

通典撫軍答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將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王彪之云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再見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案禮云昏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昏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貶其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爲將來之法彪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敘之小異吾謂昏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言賀而於會同因有獻辭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邪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爲矛盾又從伯丞相時相

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為美事以今不賀為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為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為者昏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為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穆帝本紀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弟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禮志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來史籍無王

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甯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昏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甯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甯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甯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甯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甯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昏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夙奉典制

前太尉參軍都鄉侯龔士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  
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  
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  
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臣族文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雋婁  
侯禎之遺元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暉之曾孫先  
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叔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胃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  
關內侯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  
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  
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  
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  
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

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  
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  
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昏  
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  
制次請期版文曰咨某官某姓謀於公卿泰筮元龜罔  
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  
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  
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  
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  
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輛臣蟻  
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  
首承詔皆如初答 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元纁  
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  
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元所謂五雁六禮也其  
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昏冠  
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  
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  
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  
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昏禮今宜備設而不作  
時用此議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  
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  
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  
忌月當復有忌歲  
通典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

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  
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  
賀左傳曰會吳於郟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  
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  
者同悉應上禮 又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  
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  
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  
所以無者依昏禮也臣伏重詳禮云昏禮不作樂幽陰  
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  
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及大駕鹵簿鼓吹並  
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案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闈  
闈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案諸門唯有鼓



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  
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彪之又議魏晉舊制  
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  
皇后乘輿列閭闔門掖門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耳今  
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金石  
之樂鳴鼓鐘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  
惟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昏禮三日不作樂經  
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  
駕不應鼓吹

蕙田案皇帝大昏至晉始具六禮亦緣士禮  
推之也禮重親迎而升平元年雖有版文仍  
遣太尉太保行事可見親迎之不可行於天  
子也當時廷臣深於禮典信經如著蔡至於

不樂不賀猶往來辨論如此可謂篤信好學  
矣

孝武帝本紀甯康二年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昏姻  
三年秋八月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  
禮志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禮豈謂昏禮  
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漢魏之禮  
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朗以為不可  
其後乃革

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  
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  
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玉肅納徵辭云元  
纁束帛儷皮雁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  
無用羊之旨鄭氏昏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昏之有羊

白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尙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昏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通典東晉王堪六禮儀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裏以阜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裏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匱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賁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雁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雁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侍者以雁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

使某獻酒卻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不復答

杜氏佑曰禮唯昏辭云不得稱不腆故昏禮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

宋書文帝本紀十五年夏四月立皇太子妃殷氏賜王公以下各有差

禮志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禮志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案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

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  
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  
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  
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應用兩博士裴昭  
明議案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元注云束帛以儀  
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  
昏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  
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昏典所不及珪璋雖  
美或為用各異今帝道宏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  
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  
為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  
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昏若珪  
璋之用實均璧品彩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

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  
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  
國子博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元纁束帛雜皮而  
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  
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參詵龢二議不異今加  
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為允詔可

明帝本紀泰始六年二月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  
天下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七年四月戊寅詔曰昏禮下達  
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  
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  
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  
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

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卷之禮無虧甯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一法

禮志永明中世祖以昏禮奢費敕諸王納如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惟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

明帝永泰元年尙書令徐孝嗣議曰尋昏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卷既崇尙質之禮又象牀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醕用卷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卷合儀注先醕卷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其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卷以鏤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虧曩

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以下昏亦依古以卷酌終醕之酒並除金銀連鏤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燭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蕙田案晉宋以後風俗奢敝齊世祖之詔孝嗣之議可謂得禮意矣

隋書禮儀志梁大同五年臨城公昏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纁雁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服脩贄饋必舉副筭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醴已傳婦事之則而敬奉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于妃既

是姑姪宜停省

梁書徐摛傳摛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媼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陳書文帝本紀天嘉三年秋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弟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二級

宣帝本紀太建元年秋七月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

石魏晉宋齊梁陳昏禮

魏書太宗本紀神瑞二年冬姚興使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世祖本紀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昏禮奢靡詔有司更為科限

高宗本紀和平四年冬詔曰夫昏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

卑姓爲昏

高祖本紀太和二年五月詔曰昏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迺者民漸奢尙昏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昏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

七年冬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姓之昏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此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

犯以不道論

十七年九月詔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昏

二十年七月詔曰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

隋書禮儀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宋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如加元服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逆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閒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閒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佩加幪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

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閣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幪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酌二爵一盃奏禮畢皇后與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

蕙田案後齊儀注稍詳頗合禮意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

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如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閤

後齊聘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隻酒黍稷稻米麩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

璋一第一品已下至從三品用璧玉四品已下皆無獸皮二第一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品已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

六十匹一品錦綵四匹二品三匹三品二匹四品一匹五品雜綵十六匹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十匹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十四品十五品十六品十七品十八品十九品二十匹絹二百匹一品一百匹二品八十匹三品六十匹四品四十匹五品三十匹六品二十匹七品十匹八品八匹九品六匹十匹六品七品五匹八品四匹九品三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

酒黍稷稻米麩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一口酒黍稷稻米麩各減六斛四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麩又減一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

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品三品三十乘第四

品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飾

通典杜氏佑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鞞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班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爲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元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舍棄有類去羊答曰元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未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

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饗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既重兩楹閒有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古道邪略舉數事其餘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蕙田案杜氏議極得從宜之旨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二年九月戊寅詔曰政在節財禮唯甯儉而頃者昏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



乖典訓之禮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子妃楊氏

三年正月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

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卽令改聘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秋八月壬申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絕服外者聽昏

蕙田案此詔是

右北魏北齊北周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四年秋八月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寮班賜各有差

禮儀志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雁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閒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誠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南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誠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

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筭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筭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閒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蕙田案皇太子納妃曲依儀禮者莫如隋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

通典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

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惜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齋絹四百匹詣徵家賜之貞觀中王珪子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甯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案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

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纓縱使服隨例除無  
宜情隨禮改心喪之內方復成昏非唯違於禮經亦是  
人情不可陛下方獎隆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  
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  
伏願遵高祖之令規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  
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蕙田案于志甯議是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三月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  
母拜王妃

通典顯慶二年詔曰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  
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  
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  
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

蕙田案此詔不可易

顯慶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  
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尙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  
縣主出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仍承以爲式  
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  
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  
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  
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咸亨四年以左金吾將軍裴居道女爲皇太子弘妃十  
月乙未皇太子弘納妃畢曲赦岐州賜酺三日  
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九月禁昏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  
成禮

景龍二年以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於禁中以盛

其儀帝及后御安福樓觀之禮畢大赦天下賜酺三日

蕙田案此舉非禮宜後之不終也

輿服志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具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昏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其有犯者有蔭家請準犯名教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制從之

通典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

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展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邊巡紫宸之閒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辭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所從之遂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唐書禮樂志皇帝納皇后制命太尉為使宗正卿為副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縣設案陳車輿於太極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禮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西上副少退北面侍中請中嚴羣臣入就位使副入立於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

郎引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乃奏外辦皇帝袞冕御輿出自西房卽御座使副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使副又拜主節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節授黃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於主節立於後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奏禮畢皇帝入在位者以次出初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於次主人受於廟若寢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使副立於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於北少退制案立於南執雁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儻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儻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旣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儻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於階使副入導以幡節案雁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階升立於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持案及執雁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阼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雁主人再拜進受雁以授左右儻者引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

加衣謁者引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制文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問名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僮者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僮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僮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書答表皆如納采使副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向僮者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僮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僮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僮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僮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僮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設二筵東上設罍醴於東房西牖下加杓幕站在尊北

實解二角柶二邊豆各一實以脯醢在站北又設洗於東南主人降迎使者西面指先入使副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又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使副升自西階北面立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面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跪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右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解降盥手洗解升實醴加柶於解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解以

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  
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  
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  
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各以柶祭  
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躡降筵  
於西階上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各奠觶於薦遂拜執觶  
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  
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  
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筐升自東階以授主  
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筐立於主  
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  
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筐授使  
者使者受退立於西階上東面執幣者又以授主人主  
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主  
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  
筐使者當庭實指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外  
之西東面立從者訝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  
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僮者告於主人曰賓不  
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納吉使者之辭  
曰加諸卜筮占曰日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  
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其  
餘皆如納采納徵其日使者至於主人之門外執事  
者入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  
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謁  
者引使者及主人立於大門之內外僮者進受命出請  
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僮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

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  
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於元纁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  
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其餘皆如納采  
冊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尙  
舍設尙宮以下次於后氏閣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  
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  
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  
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  
門外之南北面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  
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司贊位於東  
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置一案於閣外  
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  
下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爲上諸衛令其屬布后

儀仗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儼者  
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儼者入  
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  
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  
門外位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進使者前西  
面受冊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於閣門之西東面  
跪置於案尙宮以下入閣奉后首飾褱衣傅母贊后出  
尙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尙宮跪取冊尙服跪取寶綬  
立於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立於后左東向尙  
宮曰有制尙儀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冊尙儀曰再拜皇  
后又再拜尙宮授皇后以冊受以授司言尙服又授以  
寶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  
行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皆再拜諸應侍衛



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降坐以入使者復命其遣使者奉迎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冕出升所御殿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設使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閣外道西奉禮設使副持案執雁者持節者及奉禮贊者位如冊后又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面又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副朝服乘輅持節至大門外次宮人等各之次奉迎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傅姆導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之外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儻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儻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儻者出告引入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立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案執雁者在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雁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儻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誠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誠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皇

后升輿以降升重翟以几姆加幪內宮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 同牢之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尙寢設御幄于室內之輿東向鋪地席重裯施屏障初昏尙食設洗于東階東西當東霽南北以堂深后洗於東房近北設饌於東房西牖下豆各二十四簋簋各二登各三俎三尊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又尊於房戶外之東無元酒站在南加四爵合盃器皆烏漆盃以匏皇后入大門鳴鐘鼓從永巷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尙儀進當車前跪請降車皇后降入次尙宮引詣殿門之外西向立尙儀跪奏外辦請降坐禮迎皇帝降坐尙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尙食酌元酒三注于尊尙寢設席于室內之西

東向皇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卽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尊西南面皇帝盥於西洗后盥於北洗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豕俎特在北尙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滂于醬南設后對醬於東當特俎菹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滂於醬北尙食啟會卻於簋簋之南對簋簋於北加七箸尙寢設對席於饌東尙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尙食跪取韭菹搗醢授皇帝取菹搗醢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尙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左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又各取肺絕末授帝后俱祭於豆間尙食各以肺加於俎司飾二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帨手尙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肺脊帝后皆食三

禮記卷之四十四 昏禮 三

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酌於尊以授  
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瘳之尚食皆  
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飯尚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酌如  
初三酌用盃如再酌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  
進北面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遂拜執  
爵興降奠於篚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帝后俱興尚  
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尚宮引皇后入幄脫  
服尚宮引皇帝入尚食徹饌設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  
餽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餽皇后之饌

蕙田案開元禮有皇太子納妃親王納妃附  
百官禮無皇帝納皇后儀今從唐書禮樂志  
載之其皇太子親王以下諸禮志俱從略不  
如開元禮之詳故從開元禮載於後

開元禮太子納妃臨軒命使將行納采制命使者吏部  
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  
南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大樂令展宮懸並如  
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  
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  
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  
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  
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  
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  
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面設使者受命位於橫  
街南道東北面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  
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

五品以上位於道西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  
未明二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布黃麾半仗入陳於殿庭  
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量  
時刻版奏請中嚴鉞戟近仗就陳於閣外大樂令以下  
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  
以下諸侍臣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  
兵部各贊羣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  
辦皇帝服袞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  
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  
吏部與禮部侍郎贊使主副出典謁引就受命位侍中  
前承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  
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  
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出侍

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  
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使主副乘  
輅備儀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前一日主人設  
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  
於如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主人受其禮於  
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外之西莞筵紛純加  
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  
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儻者立於主人之左  
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作  
儻儲宮允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采儻者入告主人  
曰臣某之女不教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儻者  
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  
執之擯者引主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

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采主人升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出問名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右授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將加卜筮奉制問名賓者入告主人曰制以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賓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堂南面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少退仍北面曰臣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退於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

於內門東廂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賓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其儀與納后禮賓同納吉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如氏大門之外賓者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協從制使某也納吉賓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弗教惟恐不堪龜筮云吉臣某謹奉典制賓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皆如問名之儀納徵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如氏大門之外掌

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僉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使某以玉帛乘馬納徵僉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僉者出告又僉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元纁上興以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玉帛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牽乘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階閒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僉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如納吉之儀告期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僉者受命請事等並如納采儀使者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其授雁升堂受命之儀一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降詣階閒北面再拜稽首禮畢其賓使者俱如納徵之儀告廟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冊如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面障以行帷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璽綬命服者在南

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儀皆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南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於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南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閣外近限使主副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如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綸翟衣及首飾內廐尉進厭翟車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爲上諸衛率其屬布如儀仗如常使者出次典謁引使者以下持節者前導及宮人典內各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以下皆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

定奉冊寶案者進當 副前使副受冊寶奉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寶入立於閣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典內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北上傅姆贊如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興進立於她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綸翟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她再拜還侍位她再拜司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冊寶進她前南向授她她受以授司閽司則又前贊她再拜還侍位她又再拜訖司則前請她升座還侍位司閽引她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位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啟禮畢

如降座司閤引妃入室主人賓使者如禮賓之儀使者  
乘輅而還臨軒醮戒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  
職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  
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至  
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奏請中  
嚴內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  
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閤奉迎左庶  
子負璽如式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交東武西  
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奮衣而升執轡皇  
太子著袞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乃升  
僕立授綬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出門車權停令  
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  
式文武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迴輅南向左

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  
衛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  
上西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  
乘黃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尚舍直長鋪皇太子席  
位於牖閒南向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纒純尚食奉御  
設酒尊於東序下有坫加勺設羣實爵一又陳邊脯一  
豆醢一在尊西脯前三刻典儀設羣官版位於內奉禮  
設版位於外如朝儀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  
於殿庭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  
奏請中嚴鉞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率工人入就  
位脯前二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  
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次吏部兵部贊羣

五禮通考卷三十五 昏禮

登



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初羣官入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侍從如常式皇太子每行事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子脫舄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于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直長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薦座左執爵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

薦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舍人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納舄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親迎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道西南向設侍衛羣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馬前鼓吹振作如式侍從如常皇太子車至妃氏大門外次前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車將至主人設几筵如常醴女如別儀妃服褵翟花鈿立於

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東房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戶外之西南  
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主人以下著祭服僎者公服  
立於主人之左北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  
請就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  
衛警蹕如常僎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  
子承傳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  
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僎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  
僎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僎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  
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答拜  
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  
畜者以雁授左庶子進東南面奉授皇太子既授雁進  
入侍衛者量入侍從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  
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

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從入皇太子入門而左  
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內雷將曲揖當階揖  
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  
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固辭主  
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  
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  
房戶前北面跪奠雁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  
廡尉進厭翟于內門外傅姆導如司則前引出於姆左  
傅姆在右保姆在左執燭及侍從如式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  
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  
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  
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  
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如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

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妃升輅乘以几姆  
加幃皇太子御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  
還宮侍衛如來儀妃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賓  
從同牢其日司閨設妃次於東閣內道東南向掌筵  
鋪褥席將夕司閨設皇太子幄於殿室西廂東向鋪地  
重茵施屏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  
向如東廂西向席皆莞筵粉純加藻席纁純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設洗  
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雷南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篋  
在洗西南肆篋實以二中一設妃洗在東房筵北疊水在洗西  
篋在洗東北肆加勺巾羃典膳監設饌於房西牖下邊  
豆各二十簋籩各二鉶各三瓦甗一皆加巾羃蓋俎三  
尊在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羃勺南柄羃夏用紗冬用絳尊在  
房戶外之東無元酒篋在南實四爵合盃其器皆烏漆惟盃以陶冠以瓢皇

太子車至侍臣下馬所車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車右  
降立於輅右車動車右夾輅而趨車至左閣迴輅南向  
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  
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侍  
衛如常儀左庶子以下皆退如至宮門鹵簿仗衛停於  
門外近侍者從如常入至左閣外迴輅南向司則進當  
輅前啟請妃降輅掌嚴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  
降輅就次整飭司閨引妃詣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  
妃以入又司閨前升自西階如後升執扇燭者陳於東  
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饌進詣  
階間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具牢饌興司則承令  
曰諾司饌率其屬升奏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醬  
在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人陳於豆東豕俎特於俎北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昏禮  
三

豆在蒲豆在蒲司饌設黍於醬東稷在東設滂於醬南醬在設對醬  
於東對醬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  
稻梁設滂於醬北司饌啟會郤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  
北啟發也豆蓋各加七箸設訖司饌北面跪奏饌具與皇太  
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擣于醢取韭菹擣醢授皇太  
子又司饌取脯擣于醢取韭菹擣醢授妃皇太子及妃  
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與取黍實於左手徧取稷反  
于右手授皇太子又司饌取黍實于左手徧取稷反于  
右手授妃皇太子及妃各受祭于菹醢之間司饌俱與  
各立取脯皆絕末跪授皇太子及妃俱受又祭於菹醢  
之間司饌俱以脯加于俎掌嚴授皇太子巾又掌嚴授  
如巾皇太子及妃皆悅手以衽扱上鉶徧擣之祭于籩  
豆之間司饌品嘗皇太子饌又司饌品嘗如饌司饌各

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肺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滂  
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進酒司  
則承令曰依奏與司饌北面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  
酒尊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興一人進  
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妃皇太子及妃俱授爵司饌  
俱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皇太子及妃俱祭  
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爵奠於篚司饌又俱  
洗爵酌酒再酌皇太子及妃俱受爵俱飲司則進受虛  
爵奠於篚三酌用盃如禮再拜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  
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尊進北面俱奠爵興再  
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  
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篚還侍位司饌北面奏稱  
司饌妾姓言牢饌畢司則承令曰諾司饌徹饌設於房

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俛伏興還侍位  
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啟妃入帷幄皇  
太子及妃俱入室媵餽皇太子之饌御餽妃之饌妃  
朝見其日晝漏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于所御殿阼階  
上西面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  
純次席繡純左右玉几司設設皇后座於室戶外之  
西近北南向尚食帥司膳設酒尊於房內東壁下有站  
加勺尊用瓦甒  
實以醴酒邊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尊北又設洗  
於東房近北壘水在洗西篚在東北肆篚實以巾  
解一角相一其日夙  
興妃沐浴司則啟請妃內嚴質明諸衛帥其屬陳布儀  
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寢門外內廐尉進厭翟于正寢  
西階之前南向司則啟外辦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降  
自西階升輅侍衛如常至降車所司則贊妃降輅司言  
引妃入仗衛停於閣外障扇侍從如常妃至寢門之外

立於西廂東面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三仗入陳於所  
御殿閣外如常侍中奏請皇帝內嚴妃既至寢門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阼階即御  
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褕衣  
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從  
如常妃奉筭棗栗司饌又執奉筭殿脩以從司則引妃  
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筭  
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自西階  
降復北面位奉筭殿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北面跪奠  
筭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退  
立於西序東面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戶牖之間近北  
面南向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又入東房盥手  
洗觶酌醴齊加柶面柄出進詣妃席前北向立妃進東

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妃升席坐左手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降席進東面跪取觶興即席坐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出閣乘車還宮障扇侍從如來儀 會羣臣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親王納妃一品以下至庶人附納采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

外道右南面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前一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之

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犢車備儀仗至于妃氏大門外

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公服一品以下使者入次主人公服無使者犢車儀仗等事凡百官以下皆同主人

受其禮於廟無廟者以正寢掌事者布神席于室戶外之西莞筵

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三品以下布席室戶外之西右几使者公服

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引主人立於

東階下西面僮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於大門

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公既室某王謂皇帝皇子一品以下賓日吾子有命既室某也吾子女父其婿父凡百官以下相稱皆云吾子下倣此某王率由先典使某也請

納采某王主昏者也某也使者名一品以下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僮者入告主人曰某之

子蠢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不敢辭某王亦謂主昏者僮者出告

掌畜者以雁授使者退立於後使者左手執之主人迎

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

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霽將曲指當階揖

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

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

主人升東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

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

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雁如儀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以下  
內門外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  
下准此階下西面僮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  
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僮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  
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僮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者  
退立於後僮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  
以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三揖至階三讓如  
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  
問名主人於阼階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  
入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雁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  
還阼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使者降出立於廟門  
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

立於阼階下西面僮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僮  
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禮從者僮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僮者  
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僮者出告使者曰某  
辭不得命敢不從僮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  
者徹几改筵東上莞並紛加藻席纁純一品二品雕几三品  
形几四品以下漆几主人設神席亦准此設尊甒  
醴於東房內西牖下加爵爵在尊北實解一角柶一  
加罍邊豆在坫北實以脯醢設洗於東房筵北壘水在  
洗西筐在洗東北肆篚實中  
加勺設訖僮者引主人降迎使者  
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一品以下二揖  
至階三讓升主人於  
阼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西階上北  
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授几於序端掌事者內  
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

內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  
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几進北面坐設于  
座左與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贊者  
盥手洗解酌醴加柶於解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立  
受醴面柄進筵前北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一拜進筵  
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一拜  
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使者進升筵坐左執解右取脯  
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  
祭與以柶兼諸解上躡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  
柶奠解遂拜執解與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奠解於  
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牽兩馬入陳於門  
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篚幣升  
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

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  
人以篚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  
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使者揖  
馬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  
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阼  
階下西面賓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  
一品以下又於使者歸主人公服立於階下西面及使者入告立於主人之  
左北面曰某既得事敢告主人曰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以下復命準此  
納吉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掌事者延  
入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  
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賓者  
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貺命加諸卜占曰吉某  
王使某也敢告某王主昏者一品以下云某使  
某也敢告上某婿父下某使者賓者入告主人曰  
某之子弗教恐弗堪某王有吉某亦與在焉某不敢辭



賓者出告其拜迎升堂受雁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

納吉為異使者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主人還

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僮

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禮

納徵其日大昕使者至如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賓

之掌事者入布幕於廟門之外百官入元纁束元正束之陳

於幕上乘馬四品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其執皮內在幕南北面

西上掌事者奉璋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一品以下無璋主人掌事

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

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僮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

某公有嘉命貺室某王率由先典一品以下僮曰有嘉命貺室某也

云東帛使某也以玉帛乘馬請納徵僮者入告主人曰某

王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僮者出告又僮者引

主人迎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

揖入使者從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至於內

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使者立於門西東面一品以下賓立

昏禮

名之儀 請期前一日設次其日大昕使者至如氏大

門外其主人設几筵儐者出請事並如納吉儀使者曰

某公有賜既申受命矣某王使某也請吉日一品以下既申受命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儐者入告主人曰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儐者

出告使者曰某王命聽命於某公一品以下云吾子也請吉日儐者入告

主人曰某唯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使某受命

於某公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日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儐者入告主

人曰某敢不敬須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其受雁及

禮賓並如納徵之儀 冊如其日如氏親屬咸集使者

公服乘輅備儀仗至如氏大門之外贊禮者延入次使

主副以下俱公服使者出次與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

導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

於使者西南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

東面主人公服以出贊禮者引立於東階東南諸宗人

立於主人東南俱西向外姻立於西方東面皆北上如

嚴於別室以俟姆服禮衣立於其右傅保各一人女相者絲禮

衣帥女贊者二人絲禮衣立於內寢東階東南西面北

上贊禮者公服引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

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主

人立於閣外之東西面典謁引使者入閣立於內寢階

間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

者西南持冊案者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女相

者引如出障以行帷其侍從提挈如式姆左右以相進

當使者南北面立持節者脫節衣又女相者引宗人外

姻之婦人於序位之東西廂俱北上宗人在東外姻在西立定史舉

案詣使副前使副受冊史以案退復位使副舉冊授使

昏禮

昏禮



於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  
末跪啐祭醴建柶奠觶於薦東一品以下皆云賓降筵西南面再拜  
升席立內贊者徹薦觶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  
禮者贊王賓婿也下倣此出次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左  
右羽儀及執燭者如常儻者進受命出於門東西面曰  
敢請事王曰以茲初昏某將請承命一品以下云以茲初昏儻  
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儻者引主人迎於大門  
外之東西面再拜王答拜主人逡巡百官以下主人揖王  
報揖主人入掌畜者以雁進王受雁左手執之以入至  
內門主人曰請王入王曰某弗敢以先主人又曰固請  
王曰某固不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  
右從者如常主人揖入及內雷將曲揖當階揖王皆報  
至階主人曰請王升王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王

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  
阼階西面立王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與再  
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王入門母出立於房戶外之西  
南面於王拜訖姆導妃出於姆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  
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  
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  
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也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  
王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以爲禮妃乘以几從者  
二人坐相對持之一品以下姆加幃王乃御輪三周馭者  
代之王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鹵簿次從而行一品  
主人使其同牢一品以下同牢初昏掌事者設洗陳饌加一  
屬送之品儀籩豆各十六簋簠各二甄各一皆加勺蓋俎三羊

豕及腊羊豕皆節折爵站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  
勺羃皆面柄羃夏用絺冬用絺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加勺羃無

元酒站在南實四爵合盞加羃王至降輅車以俟妃至  
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

徹尊羃酌元酒三注于尊妃從者設席于奧東向西南隅謂之奧

一口以下若室內窄則席於堂上極間東向設尊于室戶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即席東

面立妃入立于尊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

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盥訖王及妃俱復位立贊者以  
饌入設於席前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於北俎三人

設於豆東腊特於豆北豆東菹醢之東設黍於醬東稷稻梁在東  
設滂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

黍于腊北其西稷稻梁設滂于醬北司饌啟會郤于簋  
簋之南對簋簋于北皆加七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贊

者西南告饌具王揖妃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授  
箸各以菹擣於醢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肺

皆絕末以授皆祭贊者以肺加于俎凡祭與食皆自左贊者贊之贊者各移

黍置於席上授肺脊皆食以滂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  
俱洗爵于房酌于室內之尊詣饌南北面一品以下戶西北向以醢

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再拜王及妃皆坐祭  
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嚼之贊者皆授實於

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與贊者受爵王及妃皆再拜  
贊者以爵覆于坫王及妃俱坐一品以下仍立贊者又以爵酌再

酌王及妃受爵不祭而飲卒爵一品以下立受爵飲贊者受爵覆於

坫三酌用盃如再酌一品以下主人及婦立于席後贊者皆降東階洗爵升

酌于戶外尊入詣于饌南北面跪一品以下入戶西北面奠爵興再拜  
皆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一品以下下夫婦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昏禮

是

答拜降奠王出妃退立于尊西南面一品以下主人贊者徹饌

設於東房內如初婦脫衣于室又徹室內酒尊以出王脫冕

服於房妃從者受之妃脫服于室王從者受之姆受巾

王從者祗于奧妃從者祗良席于東皆有枕北趾一品以下

受服姆王入燭出妃從者餞王之餘王從者餞妃之餘贊

者酌戶外尊酌之王從者皆婦人妃從者侍于戶外呼則聞妃

朝見一品以下見舅姑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

興沐浴著花釵服綸衣乘厭翟車以出侍從如常至降

車所妃下車司賓引妃立于閣外近臣入奏皇帝即御

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筭筭竹器元表纁裏棗栗司賓引妃入

立於庭北面妃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

於皇帝前興皇帝撫之尚食進饌以東司賓引妃降復

位又再拜尚儀承敕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敕旨妃再拜

宣敕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遂詣皇后所御之殿立于

閣外奉筭殿脩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閣奉迎尚儀

入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

庭北面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后

前興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

拜尚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又

再拜司賓引妃出閣侍從如常妃乘車還第如來儀一品

見舅姑儀贊明贊者見婦于舅姑立于寢門外贊者布舅席于東序西向布姑席

于房中之西南向舅姑俱即席坐婦執筭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

跪奠于舅席前舅撫之贊者進徹以東婦退復東面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筭殿

脩從者執俎于階下升進北面再拜進跪奠于姑席前姑撫之內贊者徹以東退

復北面位又再拜贊設婦席于室戶西南面在姑席之西北側尊醴于房內

東壁下加勺纂邊豆各一實以脯醢在尊北設洗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

東北肆篚實以饌巾角柄各一加壽婦立于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解醴加

柄而柄出房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內贊者西階上拜送內贊薦

脯醢于席前婦升席坐左執饌右取脯擣于醢祭于籩豆之間加柄祭醴三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饌面葉與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加柶與拜內贊者答拜婦

進升席跪奠饌于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從入于寢門外婦盥饋儀舅

北牖下饌于房內西牖下具饌如同牲體皆節折右載之于舅俎左載之于姑  
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設于舅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七箸俱以南  
為上俎入各設于豆東訖贊者各受箸舅姑各以韭菹擣于醬祭于邊豆之閒又  
祭飲訖乃食婦入于房內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酌舅進奠爵于舅席前少東西面  
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于篚又盥洗爵酌酒酌姑如酌舅之  
禮設席于室內北牖下尊東南面婦徹饌設于席如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  
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餞舅辭命易盥內贊者易之婦乃  
餞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酌婦降席西  
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與降席東面立內贊受爵奠于篚婦進西  
面再拜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西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昏會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邊豆簋盞俎鉶尊爵巾玷  
其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於東階下西  
面儻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  
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願王則稱王儻者入告  
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  
有嘉禮請公有願賓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  
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賓遂與諸親從之  
掌事者先鋪賓席于堂上楹閒近北南向設賓之宗室

席位于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南又于西廊  
下一品以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為上設主人  
席位于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于主人東北設  
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又設主  
人異姓席位于東廊下一品以下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賓  
至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於賓西南異  
姓立宗室之南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儻者引主人出  
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主人諸親立於大門外之東重  
行西面以南為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  
人揖賓報揖儻者引主人以入又儻者引賓以入賓之  
諸親以次從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  
揖賓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  
亦如之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酌酒一品以下執  
爵者下做此

自東階酒升堂賓與主人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僎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僎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事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僎者引主人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僎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于賓主席前加以七箸執饌者又以饌設于眾賓以下設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于賓祭主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飲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饔餼如常會畢賓主及諸親俱與僎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

送賓退僎者引主人入 婦人禮會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僎者引入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者其日掌事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於賓西南設從者席位于西廊下一品以下俱西階下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僎者引賓以下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為上立定僎者引主人出立于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僎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賓主以下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與僎者引賓立于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入陳于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筐升授主人主人執筐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



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于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賓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迂受篚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迂受馬一品以下無受馬儀初賓降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饗婦人送者其日女贊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於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女相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以下從入賓入門西東面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女相者引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

執篚進于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迂受篚眾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于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于閭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之禮公主出降 納采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禮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贊禮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使者出次贊禮者引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僮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賜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僮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僮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昏儀 問名使者既出至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事並

如一品昏儀

其禮使者于戶牖之間贈之篚幣及兩馬詞云吾子為事故至于寡人之室寡人有先皇之禮請禮從者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政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寡人不敢辭如納

采之儀 納徵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于

內門外元纁束帛陳于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

事者奉璋以匱俟於幕東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

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

曰某公順先典貺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

昏儀 請期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至請事依常禮使

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儻者入告

主人曰寡人既前受命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

命於王儻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

公使某受命于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餘並如

一品昏儀

親迎其日大昕婿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

品昏儀子再拜降出乘輅備儀仗詣主人之第賓將至

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戶南向設尊罍醴等於東房主

人醴公主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褕翟纁罽入

房以下並如一品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

面贊禮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儻者進受命出門東

面曰敢請事賓曰某王命某之父以茲初昏命某將請

承命儻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敬具以須至莫雁出如

常禮初賓入門主婦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賓拜

訖姆導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

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

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

如常儀

同牢初昏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

牢饌鉶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于爨其器皆明烏漆

惟類以陶餘並如一品儀見舅姑見之日公主夙興沐

浴著花釵服綸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

品昏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盥饋

舅姑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酌舅姑

訖內贊者設公主席於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昏會如一品昏禮婦人禮會如一品昏儀饗丈夫送者同一品

儀加送以乘馬設從者乃於西廊下饗婦人送者女

相者引賓升降酬以束帛餘如丈夫禮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皇太子納妃降

死罪流以下從之

食貨志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子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

娶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元年正月禁王公宗子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諸將昏姻

通典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

舅姑請于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笄之

禮其觀華燭仗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

壻御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

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亦非禮

合于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

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

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

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九年八月皇太子長男廣陵王

淳納妃郭氏

敬宗本紀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皇太子即位三月詔  
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選擇降嫁冬十  
月丙子朔宗正寺選尚縣主壻和元亮等二十五人各  
賜錢三十萬令備吉禮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八月詔十六宅諸縣主委吏部于  
選人中簡擇匹配具以名聞

右隋唐昏禮

